

有些日子刻在骨头里

■曾存军

情到深处

村里的老槐树又落了一地叶，被风卷着掠过墙根。奶奶常坐的藤椅空着，可她当年讲的那些事，像灶上温着的粥，过了几十年，还是暖的。

奶奶总说：“有些日子，刻在骨头里，就算牙掉了，也记得滋味。”我知道奶奶口中的“有些日子”，是从1937年开始的。村口的老井旁没有了聚集在一块儿挑水的人。天还没黑，家家户户就关紧门窗，连狗都不怎么叫了。时常有三五成群穿军服的人从土路上匆匆经过，有时更多一些。他们的裤脚沾着泥，肩上扛着枪。村里人就扒着门缝看，直到脚步声远了才敢喘口气。日子就像被水泡过的纸，轻轻一扯就被谁也不知道明天醒来，屋顶的烟囱还能不能冒烟。那些记忆，就藏在奶奶眼角的深纹里，藏在她偶尔望向远方的不安中。那是战火在寻常人心里，烙下的灰蒙蒙的底色。

我小时候总缠着奶奶讲故事。一次，她颤巍巍起身，走到里屋那个掉了漆的木柜前，取出一个蓝布包袱，里面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褂子。袖口处，一块补丁格外显眼。那是当年躲轰炸时，被弹片划烂后缝的，针脚歪歪扭扭，像她那时抖得停不下来的手。“1937年冬天，天寒得能冻掉耳朵，”奶奶微微眯起眼睛，眼神仿佛穿透时光，回到那个黑暗的冬天，声音不自觉地沉了下去，“鬼子进了村，枪声响得像爆豆。你太姥爷拉着我和你太姥姥往庄稼地跑，跑着跑着，就听见后面有人



陈磊绘

喊。回头看时，邻居王婶已经倒在雪地里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又从包袱里摸出个小布包，里面包着半颗生锈的子弹，“这是你太姥爷后来捡的，他说留着，让后人知道，当年的天，是怎么黑的。”

每当想起奶奶讲述的这些事，我的心里就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悲痛与敬意。先辈们经历的苦难，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牺牲，如同一把重锤，狠狠地撞击着我的内心，让我深知如今的和平与安稳是多么的来之不易。

后来太姥爷去当了兵，临走时给奶奶留了个粗瓷碗，碗底刻着一个“安”字。“他说等打赢了，就用这碗给我盛小米粥，”奶奶捧着碗，指腹在

“安”字上磨了又磨，眼中满是思念与期盼，“可他再也没回来。后来有人捎信说，他在一次战役中，为了炸鬼子的碉堡，抱着炸药包冲了上去。”那碗我留着，让后人知道，当年的天，是怎么黑的。

1945年的秋天，消息传到村里时，奶奶正在给伤员缝衣服。有人在村口喊：“鬼子投降了！”她手里的针霎时落下来。奶奶疯了似的往村口跑，跑着跑着就哭了。眼泪砸在地上，混着尘土，她却笑得比过年还欢。那天村里杀了唯一的老母鸡，煮了一锅稀得能照见人

影的鸡汤，每个人都端着碗，哪怕只喝到一口，也觉得甜。“你太姥爷捧着碗，对着天喊‘他多，你看，赢了！’喊完就晕了过去。她是高兴的，也是累的。这8年，她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”奶奶说这话时，眼角的皱纹里都带着光。

2019年，我也当了兵。一次进城，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了和太姥爷捡回来的那半颗差不多的子弹，看到了和奶奶那一只一样的粗瓷碗，还有好多老物件：有被刺刀捅穿的棉袄，那一道道裂痕像张牙舞爪的恶魔，诉说着当年的惨烈；有写着“宁死不当亡国奴”的血书，那股红的字迹仿佛是先辈们燃烧的热血，凝聚着不屈的意志；有母亲留给孩子的银锁，那银锁在岁月的侵蚀下虽已失去光泽，却承载着一位母亲对孩子无尽的牵挂。讲解员说，这些都是80年前的“见证”。我忽然想起奶奶的话：“讲这些是要你记住，今天的安稳，是用多少人的命换来的。”

现在奶奶走了，可那只粗瓷碗、半颗子弹，还有她讲的那些事，我都用心珍藏。每年休假，我都会在老槐树下摆上那只碗，盛上一碗小米粥，就像太姥爷当年想的那样。风掠过树叶，沙沙地响，像奶奶在说“别忘了”，像太姥爷在说“都安了”。

80多年过去，村里的老槐树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房子盖了一栋又一栋，可那些刻在骨头里的日子，人们从来没忘。

去年我休假回家，秋风一起，老槐树叶落了一地，像铺了一层回忆。我摸了摸那只粗瓷碗，碗底的“安”字还是暖的，就像80年前那个秋天，奶奶捧着碗，笑得满脸是泪的模样。

体味他们的路

■梁佳豪 高杰

说句心里话

寒冬之夜，营区一片静谧。话务值班室内，列兵付丽雯头戴耳机，指尖在键盘上轻快跳动。

2025年初春，付丽雯在宁夏石嘴山的家中暖意融融。她的父亲付建军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女儿入伍通知书，拿在手里仔细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转身递给她。“当兵好，当兵好啊……我闺女，给爸长脸了。”说话间，付建军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，嘴角扬得老高。

付丽雯依然记得童年时的一个夏日，爷爷付寿庆坐在院里的竹椅上，摇着一把旧蒲扇。她趴在爷爷膝头，盯着爷爷右臂上那道长长的浅褐色伤疤，伸出小手轻轻摸了摸，仰头问：“爷爷，还疼吗？”爷爷停下扇子，宽厚的手掌抚过她的头：“早不疼喽。”夕阳照在他身上，温和又安静。那时的付丽雯还不懂，这道疤里藏着怎样的往事。

后来，付丽雯从父亲那儿知道，爷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3军187师运

输线的战士，1951年10月随部队入朝作战。一次，为了往前线运送药品，爷爷所在的车队遭遇敌机轰炸。车被炸毁，弹片划伤了爷爷的右臂。他只做了简单的包扎，便扛起药箱，和战友们在炮火中一路飞奔，将药品送到阵地。

1953年，付寿庆在战壕里火线入党。直到晚年，他仍时常说，这是他最骄傲的事。

1986年，付建军参军入伍，在驻贺兰山某部当报务员。那年，车站送兵的月台上，付寿庆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去了部队，就要练好本领。本领硬了，才是好兵。”

多年后，付建军有时会和女儿聊起那段日子。“贺兰山的冬天，风像刀子。夜里执勤，电台冰得扎手，没法操作。我就解开大衣，把它揣怀里捂着。手指冻得不听使唤，旋钮都对不准。我就呵口气，搓一搓再来。整个冬天，手上冻疮就没好过。”

付建军常常说起第三年当班长时带的一个新兵。因为经验不足，这名新兵发报总是找不到节奏，越急越乱。付建军没多批评他，而是从柜子里找出针

线，对他说：“每天晚饭后，你就去外面台阶上坐着，练穿针。山上风大，线头飘。什么时候你能在风里把线稳稳穿进针眼，手上的功夫就练成了。”后来，那个兵成了单位的训练标兵。

付丽雯静静地听着。她渐渐明白了，父亲教的不只是一个办法，更是一个朴素的道理：做事要先定心，心定了，事才能做好。

付建军退伍后，仍保持着在部队养成的习惯，家里总收拾得整整齐齐。看见女儿书桌乱了，他会自然地过去把铅笔、书本摆放好。付建军话不多，但答应女儿的请求，再小也一定做到。在付丽雯心里，父亲像一座山，沉默却可靠。

2024年，付丽雯考入湖南工业大学。年底，学校武装部开展征兵宣传。详细了解政策后，付丽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

送她入伍那天，对着穿上军装的女儿，付建军看了好久，然后低声嘱咐：“去了好好干，也照顾好自己。”

新兵连的日子训练很紧。三公里、战术、防护……她咬牙坚持。晚上和战友们互相揉搓着酸痛腿，她也会

小声说想家。付建军打电话来，仍旧是简单的话语：“慢慢适应，注意安全。”她知道，所有的牵挂都在这短短的叮咛里。

下连后，付丽雯成了总机站的话务员。初来乍到，面对厚厚的号码本、繁杂的规程，她有些手忙脚乱，第一次值班就接错了一根线，虽然马上改了过来，脸却烧了半天。班长提醒道：“一个号连着一头，错不得。犯错不可怕，怕的是停着不走。”她静下心来，把号码抄成小卡片，一有空就背，一遍遍练接转，直到形成肌肉记忆。

值完夜班回到宿舍，她常常会翻开笔记本，看看粘贴在扉页上那张爷爷和父亲的军装照，照片已有些泛黄。付丽雯还记得，2014年的春天，爷爷病重时，望着当时9岁的自己，轻轻地说：“雯雯，要好好长大。以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”现在，她也穿上了军装，才真正明白这句话的重量。

窗外的月光如水一般漫进来，静静铺展。许多年前，这光曾照过爷爷行军的小路，照过父亲站岗的雪山，如今，也照亮她脚下这条笔直的路。

两情相悦

吴妹在墙上找出一块醒目的位置，将手中的画小心翼翼地贴上去。那是丈夫祝尚明在前不久的一次出海任务中画下的海景。画面中浪花翻卷，连水珠折射的光都被细细描成了金色。她望着这幅画，仿佛看见丈夫手握操纵杆，和战友们一起驾机执行任务的场景。

祝尚明是海军舰载机飞行员，平日里就喜欢画画。知道吴妹喜欢看海后，画画就成了他们之间心照不宣的浪漫。房间里，祝尚明出海时画下的海景挂满了一整面墙，有海上的晚霞，有云雾缭绕的海岛，也有浪花拍击礁石的瞬间。

吴妹从小就喜欢大海，总觉得海的尽头藏着无限的温柔与力量。5年前的一个夏天，经朋友介绍，她认识了祝尚明。他黝黑的脸庞带着海风雕琢的棱角，笑容格外干净。这让吴妹油然而生几分好感。

“我特别喜欢看海，总觉得海军能守护这样一片辽阔的海，特别了不起。”吴妹爽朗地说。

祝尚明不好意思地笑起来：“我也喜欢看海。每次驾机掠过海面，看着浪花追着战机的航迹时都觉得特别幸福。”

海风为媒，浪花作证，两个热爱大海的人，心里悄悄埋下了爱情的种子。那次分别时，祝尚明递给吴妹一张画，是他前几天训练后画的海上日出。“送给你，”他挠了挠头，有些羞涩，“以后想看海了，可以看看它。”

吴妹开心地接过这幅画，那是她收到的第一份来自海上的礼物。

往后的日子，他们开始了聚少离多的恋爱。祝尚明的任务总是来得突然，前一天还在视频里说要陪她过周末，第二天就可能接到紧急起飞命令。吴妹记得，那天他们约好一起庆祝恋爱一周年纪念日，她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肉。可一直等到天黑，却只等到他发来的消息：“我有任务了，归期未定，你照顾好自己。”

那晚，吴妹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望着窗外的夜色，心里既有失落，又有牵挂。她知道，他的缺席是为了更多人的团圆。她懂他的使命，也愿意成为他坚实的后盾。

训练时，祝尚明常常天不亮就钻进座舱，宛如一名不知疲倦的钢铁战士。可每当夜深人静躺在床上时，他就会拿出手机翻看吴妹的照片，脸上露出笑容。

单位离市区很远，买不到什么像样的礼物。祝尚明就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，在笔记本上画海上的风景。他想，等任务结束了，就把这些画送给吴妹。

结婚后，祝尚明的工作越来越忙，执行任务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有时甚至几个月都联系不上。吴妹得知自己怀孕后，想立即告诉祝尚明，却发现电话已联系不上，只得给丈夫发去信息。祝尚明

指引我前行的光

■杨霖凯

家人

父亲是一名有着30年军旅生涯的空军老兵。他的那一身旧军装，是我童年难忘的记忆。肩章上的星星，在阳光下照耀下闪闪发亮。

小时候，我曾溜进父母的房间，踮着脚取下挂在衣柜里的军装，学着父亲的模样，抬头挺胸，对着镜子敬了个礼。这一幕正巧被推门进来的母亲撞见，她扶着门框笑得直不起腰：“瞧我们家这个‘小军官’，衣服都快把人盖住啦！”那时的我还小，尚未完全明白这身军装所承载的意义。

印象中，父亲是严厉的。偶尔回家探亲，他带给我的也是严格的教导：如何面对困难、如何吃苦耐劳、如何诚信为人。那时的我，对他的严厉颇有怨言，心中渴望一份寻常的亲近。许多年后，当我开始在人生的坡道上艰难攀爬时，才渐渐领悟，父亲所教给我的那些处世为人的态度，已深深刻进了我的生命里。

高考那年，父亲鼓励我向军校发起挑战，我自然也铆足了劲。然而，公布成绩那天，冰冷的数字像一盆水，浇灭了我的梦想。我攥紧拳头，满心都是迷茫与不甘。父亲匆匆赶回，没有责备，没有安慰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声音沉稳如山：“从军路，不止高考一条。摔倒了，看清路，再爬起来继续走。”那年秋天，18岁的我应征入伍，坐上了开往军营的列车。

新兵连的日子，是汗水与泪水交织的磨砺。爬战术磨破了手肘与膝盖，5公里跑到最后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，枯燥的队列训练重复了千百遍。多少次累到想放弃时，我总会想到父亲拍我肩膀时那双有力的手。3个月后，我被分配到一个高山哨所。那里云雾缭绕，伴

画海

■刘芳芳

直到任务结束后才知道这个喜讯。

从那以后，祝尚明每次执行任务前，都会给吴妹录一段语音，告诉她要照顾好自己和宝宝；每次落地，哪怕再晚，都会第一时间发消息报平安。他依旧会给她画海上的风景，画纸上多了一行小字：“送给我的妻和未出生的宝宝，等你们一起看海。”

一次，祝尚明难得在家。正当他陪吴妹去医院做产检时，单位突然打来紧急电话。吴妹注意到他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。和祝尚明在一起的这些年，吴妹越了解眼前的这个男人。没等他开口，吴妹就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去吧，家里有我，你放心。”

祝尚明点了点头。他知道，这又是一次漫长的分离。可他是军人，国家需要的時候，他必须挺身而出。

宝宝出生那天，祝尚明从单位赶到医院。当护士把襁褓中的婴儿抱到他面前时，这个在蓝天之上无所畏惧的飞行员，双手忍不住颤抖。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女儿，看着她皱巴巴的小脸，心里满是幸福。

吴妹靠在床头，一页页翻看着祝尚明带回来的画册，泪水滴落在画纸上，晕开淡淡的墨迹。

“我送你个礼物。”祝尚明返回单位那天，吴妹故作神秘地捂住了他的眼睛。等吴妹把手松开时，祝尚明看到了一张她画的全家福。画面上，祝尚明抱着女儿，牵着吴妹，来到他们初遇的海边。海风温柔，浪花翻滚。

“我画得没你好。”吴妹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谁说的！我觉得这张画特别好看！”祝尚明认真地看着这个珍贵的礼物，转过身握紧了吴妹的手。他知道，他的航线还很长，而吴妹的等待，也会像这片大海一样，永远温柔，永远坚定。



家庭秀

爸爸的迷彩像丛丛
妈妈的笑是温柔的风
我举着太阳在手中
绿荫撑起大大的伞
草地里飞出红蜻蜓
我们正说着悄悄话

爸爸的肩膀是座山
妈妈的眼眸住着霞
迷彩织就的春天里
我的笑声丁零零
是风里吹唱的金风铃

李贝贝配文

定格

不久前，陆军某旅举办“军娃军属进军营”活动。图为该旅二营上士冯奎一家在营区相聚。

漆春祥摄